

## · 百 家 园 ·

## 《卫济宝书》的方药特色

王 缙<sup>1\*</sup> 和中浚<sup>2</sup>

(1.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9 级硕士研究生, 四川省成都市十二桥路 37 号研究生二公寓, 610075;

2.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中心)

\* 通讯作者: happyjin2005@126.com, 15928614634

[摘 要] 《卫济宝书》无论是审证制方, 还是方药的剂型、用法、佐料等, 都显得匠心独运, 特色鲜明, 比如剂型多用散剂, 佐料多种多样, 用法更是集针法、灸法、手法等为一体。研究探讨其相关内容, 对于挖掘外科治法理论有重要意义。

[关键词] 东轩居士;《卫济宝书》;方药特色

《卫济宝书》是在宋代东轩居士家藏的《痈疽方论》基础上增订而成, 共上下两卷, 上卷列论, 下卷载方。全书详细论述了痈疽证治的病因、病机、治法、方药等, 且收集了众多治疗痈疽病证的有效方剂。无论是临证遣方还是审证用药, 都体现出早期外科学的治疗特色。研究其内容, 可起到溯本归源的作用。

## 1 方剂的特色

## 1.1 审证制方

审证制方, 随证选方是中医辨证之精髓所在, 本书在处方用药方面颇有心得。此举“正药指授散”、“服食仙翁指授散”、“老翁神杖散”三方为例。三方名异而实同, 随证加减、用法不同而已, 合则为一, 试剖析之。三方共用主药仙芝、梓寄生、夜明砂三味, 丝瓜或被视作辅料, 但亦为必须之品。“正药指授散”处方有仙芝、梓寄生、夜明砂。并谓“风毒盛极, 加……丝瓜半两, 生者佳……不用醋调, 只用汁调更佳”<sup>[1]57</sup>, 四药齐备。“服食仙翁指授散”处方仙芝、夜明砂、丝瓜, 四者用其三。“老翁神杖散”处方梓寄生、夜明砂, 用法为“为细末……傅药如前, 以醋调之, 丝瓜汁尤佳”<sup>[1]57</sup>, 实则四药亦用其三。如此, 则一源而三歧可明矣。至于可调之以醋, 谓其可以变通, 不必拘泥于前。

诸方之间变化之由, 当有以下两种: ①随证加减。以丝瓜为例, “正药指授散”本用醋调外敷, 易丝瓜汁调涂可增加疗效, 以助治疗风毒盛极; “服食仙翁指授散”中丝瓜用为内服, 并以温酒调下, 可治“病在上者”; “老翁神杖散”内服只二味(梓寄生、夜明砂), 盖其证轻矣。但外敷则用“丝瓜汁尤佳”, 仍为协同增效。②来源有别。关于三方的来源本书在自

序中称“答问指授之文, 传之不老山高老生……老翁神杖散, 乃深溪吴道士之方”<sup>[1]51</sup>。可见, 诸方当集自不同医家之手, 而或因医者用药习惯不同, 或因方中某几味药失载, 或因后世传抄中漏写, 结果造成三方的大同小异, 后世可审度用之。

## 1.2 散剂为主

《卫济宝书·卷下》所载的 50 首方剂(包括“又方”), 皆属于外科处方中常见的基本剂型, 且剂型种类齐全, 包括散剂、汤剂、膏剂、丸剂等。其中有散剂 37 种、汤剂 2 种、膏剂 3 种、丸剂 4 种(包括六化丹, 实即犀角丸), 另外还有熏药 1 种, 乳痈方、奶痈方、软疔方各 1 种。总括之, 以散剂居多, 为本书所载方药的主要剂型; 剖析之, 还可细分: ①直接以“某某散”命名的 32 种, 占绝大多数; ②虽不以散名, 但用法中仍加工为散剂。具体有生肌药、乳痛的“又方”、软疔的两个“又方”、治清丁等 5 种。

全篇使用如此多的散剂, 究其原因至少有二: ①方便于外用。如白槟榔散末, 用猪脂调而傅; 芭霜叶为末, 用井花水调涂; 麦冬捣烂为汁, 调活血散末, 并“以鹅毛刷在癰肿癰上”<sup>[1]58</sup>等。不管是“傅”、“涂”还是“刷”, 以散末状药物搭配液体佐药, 显然是最好的选择。②有利于疾病。或许这是《卫济宝书》多以散为剂的根本原因, 试从文中的几句论述来窥求作者意图。如“正药指授散……杀毒定疮, 即以为散, 用醋调之根傅”<sup>[1]57</sup>, “内消丸……发急者只作散子……薄荷酒调下”<sup>[1]60</sup>。由此观之, 用散剂既可杀毒、疗疮, 又可救急, 至于治法都是以佐药调散末。或如《外科精要·论医者更易良方》所言: “愚窃以为方者, 仿也, 仿病因以立方”<sup>[2]</sup>, 可资参考。此仅以举例浅探其由, 恕不深究, 正确与否, 留待后学。

## 2 用药的特色

### 2.1 用法考究

内服类:内服剂型多为散末(细末或粗末),且不入煎剂,直接以佐料调服或送服,如“金花散……上为末,每服二钱,温酒调下,薄荷汤亦可<sup>[1]59</sup>”。另外,服法亦颇考究,可谓灵活多样。如乳痈方“捣烂,酒浸服”;奶痈方嚼服,乳香酒下;逼毒散酒水各半盏,煎服。由此可以看出,尽管同为散剂内服,仍有“酒浸服”、“嚼服”、“煎服”的细微差别。

外用类:《卫济宝书·卷上》虽详录“打针法”和“骑竹马量灸法”,在文中按语中也多述“针法”与“灸法”,但全书更详于方药基础上的外治。而这其中所涉及的外用法又多在散剂的基础上加佐料而施治,如傅、贴、涂、刷、洗、掺、熏,还有把药物“春作饼掩之”<sup>[1]61</sup>等。具体在使用中又有一些不同,或一法单用(如白槟榔散,“疮干即以腊月猪脂调药傅之,湿则干掺”<sup>[1]60</sup>),或多法联用(如桃红散,“为细末,用麻油调和,再干之,洗疮拭后掺之”<sup>[1]60</sup>)。

内外结合类:此类在本书的应用中也是特色鲜明,略举数例说明。如治疗乳痛的栝蒌散,其用法为内服散末,温酒调下;外用拔罐法(火烧纸片于瓶中,瓶口掩乳,其乳吸在瓶中);再配合药洗法。再如导经散子(亦治乳痛),用法为:内则温酒调散末;外则配以手法(急以手揉乳),且傅以水调天南星末。又如治清丁方(治软疔),用法为内则水调药末,外则先以“针刺丁出水”<sup>[1]61</sup>,后用“桑柴灰汁洗之”<sup>[1]61</sup>,立效。

从此可以看出,此类方药用法不仅内外结合丝丝入扣,且其治法从吸乳拔罐法,到揉乳手法,再到刺丁针法,可谓变化多端,层出不穷。可见,本书已经较为重视内治和外治相结合,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,也尚未上升至理论的高度,但相对于后世仍不失为凿空之举。

### 2.2 佐药丰富

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是,被用于辅佐散剂发挥疗效的佐药多种多样,大致分为三类:①日常生活必需品:如酒醋、清油、麻油、猪脂、井花水、鸡子白、丝瓜汁、桑柴灰汁等;②药物与酒的结合物(药酒):如乳香酒、栝蒌酒、薄荷酒、麝香酒等;③中药煎汤:如木通汤、薄荷汤、糯米汤、姜汤等,此外还有“生姜、葱白、枣、薄荷”等药之间的相互组合煎汤。

值得关注的是,全书有超过 20 首的方剂使用酒做辅药,或浸泡(如乳痈方)、或调服(如解关散)、或以药酒调下(如大车螯散)。虽然种类繁多,但却功

效各异。众所周知,酒素称“百药之长”,其性温味辛甘,功可温通血脉、宣散药力等。所以可在辨证用药的基础上,借助酒的温通宣散之功以助药效,使其内可通于五脏六腑,外可到达疮肿患处。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功用,书中又特别使用了温酒。至于以药酒助药,更是相得益彰。而部分方剂以中药煎汤代酒,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能饮酒的患者,另一方面也是具体辨证的要求,不可方方用酒。

### 3 “十奇散”的启发

《卫济宝书·卷下》录一药方,名为“十奇散”。观“此药无情,全不类治痈疽者”<sup>[1]58</sup>,但“不拘老幼、已溃、未溃、服一二服立效”<sup>[1]58</sup>,盖由“古圣神工所制,殆不可测”,故曰“奇”<sup>[1]58</sup>;又全方载药十味,用法以温酒调服散末,本方由此得名。在本方的药物组成上东轩居士颇有疑虑,本来痈疽之治从表面看来宜温通、宜活血、宜透脓、宜去腐,却不宜补,尤不宜骤补;本得之于不通,补则更堵。但本方不仅用为补,且药量少则半两多则一两,甚为峻补,岂不误治?痈疽之证总由荣卫相加、蕴积化热而来,其“如山源之水,一夕暴涨,非决其要会,支之大渠,使杀其势,则潢潦为灾。猛烈之疾,以猛烈之药,此所谓以毒攻毒也”<sup>[1]54</sup>。治当“成者泄之,盛者疾之,攻内后外,三日成攻”<sup>[1]52</sup>,并提出“犀角、大黄攻治无畏”<sup>[1]54</sup>。很明显东轩居士主张以强制强,除暴安良。而本方虽用峻补,形同姑息养奸,却又疗效确切。本方内服,且用药主以补益,不备任何外治辅佐,此为完整意义上的内治,虽然书中已现内外结合的萌芽,但终归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主攻之法并不能适合所有证候,新的治疗理论亟待提出。“十奇散”所针对的病证,已经代表着一种新的理论的运用,亦即后世提出的内补法。

以上几点虽从不同侧面探讨《卫济宝书》的方药特色,但尚不完善。其他如部分方药功效超越是方是证而为旁涉他证(如猪蹄汤)、外科治法的三大总则(消、托、补法)已在本书中初见雏形等,都值得深入探讨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胡晓峰. 中医外科伤科名著集成[M]. 卫济宝书. 北京:华夏出版社. 1997.
- [2]胡晓峰. 中医外科伤科名著集成[M]. 外科精要. 北京:华夏出版社. 1997:99.

(收稿日期:2010-10-25;修回日期:2011-03-25)

[编辑:李 巍]